



母亲中大奖

◆ 崔立



表妹小朱

◆ 安凉

在地铁上，巧遇表妹小朱。她穿一身空姐套装，人显得愈发秀美端庄。她把座位让给了一位老人，站在明人的身旁。明人知道她一定是公差刚回来，便问，去了哪里？她说去了巴黎。刚说完这一句，便细眉一挑，快人快语地说道：“这回碰到了一位太太，简直不可思议。”“太太？”“是的，长得很漂亮，一看就知是富贵人家的太太。她带了一对双胞胎，还有她的妈妈。她买了三张头等舱，一张经济舱。我接过票子一看，头等舱三张票子里明明有她妈妈的名字，可一上飞机，她就让她妈妈坐后面的经济舱了。自己和两个孩子坐头等舱的位子。她妈妈已七八十了，走路颤颤巍巍的。飞行途中，我以为她会给她母亲换个位子的，可飞机升入夜空，灯光渐暗，小窗板也都拉下了，她和两个孩子舒舒服服进入梦乡，也没去后边照应一下她妈妈。”

“她就只管自己和孩子了？”明人情不自禁地问。

“是呀！只有吃早餐后，把她妈妈叫了过来，让她倚在座位旁，帮她的孩子整理行李，老人抖抖索索地，整理了好长时间，她还在边上说说说那的，嫌妈妈手脚太慢。飞机遇上气流有些颠簸，我赶紧让她妈妈先在一个空座上坐会儿。她坐下后，非常疲惫，蜷缩在座位上，花白的头发和脸色一样的苍白，让我看了心里十分难受！”

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！”明人听了也不由得皱眉感叹。

“就是呀，我也看不下去，心里想，这种女人，真是徒有其表呀！还是我扶她妈妈到经济舱落座的。老人蛮有礼貌的，再三谢我。我想，我的母亲即便比她小好几岁，我也不会让她这么煎熬的。”小朱说着，大约也想起了自己的孩子，目光注视着远处，也微微漾起一份柔光来。

明人与小朱顺道，快走到小朱家门时，一位只穿着衬衣的小女孩飞奔过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就猜你快到家了。”

是小朱的5岁女儿。她依偎在母亲的旁边，脸上是喜滋滋的笑。小朱是既高兴又气急的神情：“你，怎么穿这么少，一个人在外头，外婆呢，外婆怎么不管你。”说这话儿，她加快脚步，抱起女儿，连和明人招呼都忘了打，就径直进屋了。“妈妈，你怎么也不管小珠珠，这么冷的天，她要感冒的。”传来她妈妈微弱的声音：“我叫她没叫住，我的腿又……”紧跟着是一阵咳嗽声。

明人帮着把小朱的拉杆箱送进了屋子，看见小朱的妈妈，自己的阿姨脸上一片潮红，他明白她一定是病了。而此时，表妹小朱只顾着拿起沙发上的小珠珠的外套，耐心地帮小珠珠穿着，纽扣都扣齐了，她才想起什么，转脸面向了自己的妈妈……

母亲兴冲冲地从外面冲进来，无比兴奋地呼喊一声：“我中大奖了！”

屋子里，我在看着电视，妻子在拨弄着手机，都没吭声。我觉得母亲的所谓中奖，一定是骗人的，怎么可能呢？要说天上掉馅饼也不大可能这么轻易掉在母亲头上吧！

母亲倒是毫不在意，继续在说，一副不把事情原委说个一清二楚不罢休的态势。

“我是先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，说我中了5万块的大奖，要我尽快和他们联系，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名字。”

“我电话打过去后，那个人知道我在银行存了钱，说这次是针对他们的储蓄用户的回馈，如果我没存钱还轮不到我呢，还说让我放心，他们绝不是骗子，还问我要了一个卡号，说三天内钱就会打到我卡里。”

“他们又跟我说，感谢我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他们银行的工作，银行也是因为我们的个人存款，才能把钱借出去，获得更高的收益。”

“他们后来又跟我说，其实每次银行给我的存款利息都是要交税的，这个叫利息税，包括我中奖的5万块钱，也要交税，当然，也不多，是全部金额的5%，也就是2500块钱。按规定，他们要收到税金后，才能给我打钱。”

母亲一口气说了一堆话儿，听到后面，我的脑子有点蒙了，她不会是上当了吧？

我问：“那你，你把税金交了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交，当然交了，我跟你讲，刚好家里有些钱，我就把钱给他们打过去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母亲分明是遇到了骗子。可这，要不要和她说明清楚？前年母亲清理一堆旧物时，不小心把一个装了2000块钱的旧信封夹带着一起扔掉了，

几天后等到她发现，早已找不到了。为此，母亲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哭了好几天……当时折腾了一周多，搞得全家人都心惊胆战，怕她出个什么好歹。这次是2500块钱，不要又出什么问题呀，母亲的年纪一天一天大了，可再经不起这打击！

妻子不知什么时候放下了手机，说：“妈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这样，你把提供给银行的卡号给我，我让人帮你查查钱到账了没有。”

母亲似乎有几分犹豫地看了眼妻子，又看了看我。

我朝母亲点了点头。妻子有个好朋友在银行工作，我不知道妻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看她的样子，是不是她想到了什么解决的办法？

5万块钱，是在第三天到账的，一分不少。当母亲兴奋地给我打电话时，我惊呆了，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我想到了妻子。

我问她：“妈那钱，真是银行中奖给的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妻子的眼睛朝我瞪着。

我乐了，妻子这回是真舍得花血本呀。

妻子说：“对了，你还是要找机会和你妈说一下，以后这种诈骗电话还是不要信，哪个银行会莫名其妙地给她钱呢？！”

妻子还说：“我跟你讲呀，这次给你妈钱，我也是不想你妈被气出个好歹来，你妈不仅是你妈，更是咱妈呀。”

这个事情不能拖，我当即就去找了母亲。

我到了门口，母亲刚好开了门，把我拉进了屋，从身上掏出那本银行本，递给了我，说：“刚好你来了，省得我去找你了。还给你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了，妈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以为我是真傻呀，一开始我

一月放假六月回
童音未改人更肥
个个相见不相识
小胖我们来减肥

东函



开学啦

慕容引刀 绘



我帮妈妈尝味道

◆ 水墨

在我们家里，爸爸给小双子立了一个规矩——有好吃的要先叫长辈吃，不可以自己先动嘴。不过，小孩子总是有小孩子的智慧。

爸爸切好了芒果，小双子刚一伸手，就被爸爸瞪了回去，“妈妈还没吃呢。”小家伙看我一眼，说：“我帮妈妈尝尝味道。”啊呜两勺送进嘴里，嘴角滴着芒果汁，一脸满足。

去外婆家，外公烧了好吃的红烧大黄花，外婆说：“给妈妈留一半。”小家伙说：“我先帮妈妈尝尝味道。”等到我坐到餐桌边，那条鱼就剩下了尾巴。

母亲节到了，小双子跟爸爸一起选了一块漂亮的草莓鲜奶蛋糕，神秘兮兮地给我发微信，说有礼物给妈妈。晚上，在桌上等待我的，是一块没有草莓的草莓鲜奶蛋糕。“草莓呢？”我问。“妈妈，我帮你尝了尝味道。”小家伙边说边笑。

睡觉前，照例是每晚的“抱抱时间”。小家伙爬到大床上，蹭到我身边要抱抱。我问他：“除了妈妈，你还会帮谁尝尝味道？”他摇摇头：“我只帮你尝尝味道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因为我是你生的，你最喜欢吃的那些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呀。”

大学毕业正值“文革”中，我先去了军垦农场，回上海后分配到仪表局一家小厂，拜师厂里出名的巧匠龚师傅，学模具钳工。同组有位张师傅，胖胖的，圆脸，人称“雅雅蒂”。

不久我就知道了这个绰号的来历。原来他兼管着工会电影票的分发售卖，这在当时是个大热门，连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东南西北的纪录片，也是一票难求的。张师傅把一张电影票（尽管可能是老远的影院，很晚的时间、斜眼的座位）递给你时，会环顾四周轻声说，“为你留的，快放好。雅雅蒂（意即不要声张）。”而纪录片《对虾》，在他口中就描述为生育日记，更需要“雅雅蒂”了。

模具钳工干活，围着大工作台，有条件边干边聊，是厂里最快乐的角落，而最最开心的要数闲时打赌。赌注是固定的，谁输了，就到厂门口小摊买一毛钱乌龟糖，就是“赤藤”滚上糖屑的那种，一分钱一粒，买十赠一。一群大男人，时不时地给年纪不小的摊主带来惊喜。



雅雅蒂打赌

◆ 凌启渝

雅雅蒂打赌总赢。

一次午间，他让我去找他掏钱买糖的主来，连带起个哄，让来人和他比“铜盆转”。这本是一种小焰火，一根两头烤翘的竹条，搁在盆里，一点火旋转着飞上天。雅雅蒂说的铜盆转，则是人一条腿举起，靠支撑腿绕圈，持续时间长的就得胜。来人觉得这不难，比比。结果当然输了。他结束好久好久，雅雅蒂还在转。雅雅蒂后来告诉我，他是试过的，一直转下去都行；另外，对手往往忍不住要笑场，而他知道事关买糖，能保持全程严肃。

有天大热，午间，雅雅蒂说去搞个西瓜来，就到厂门口西瓜摊边磨叽，大言不惭地说这瓜是“放熟的”，这瓜“口感不松”，又说那

个西瓜吧，里面是裂的，还手掌一挥比划着角度，“这样开下去，裂缝一指宽”。摊主一冲劲就和他赌上了，要是西瓜真有缝，白吃不要钱；否则掏钱不吃瓜。我们当然起哄，又押上一份乌龟糖。结果你能猜到的，啃瓜又吃糖。摊主也输得开开心心，因为接着就有好几位同事拉着雅雅蒂去帮忙挑西瓜。我师傅跟我说，雅雅蒂一定赢的，他在爸爸的水果摊边长大，直到进厂。

我也出钱买过糖的，那是和雅雅蒂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他指着路边一块大石头打量，又挤肌肉又吸气的，说是能将它举起来。他有点虚胖，力气多大明摆着，我当然应赌。只见雅雅蒂活动一下筋骨，竟举起边上一块小得多

的石头。原来他是要赖！不过我自忖也鲜有买糖的机会，立马掏出一毛钱来凑了个热闹。（现在顺便想到，一些食品包装上、广告中夺目诱人的鱼肉菜蔬，不就是雅雅蒂的大石头吗？那印得模模糊糊、或稍纵即逝的小字“以实物为准”，才是你需要看清的。）

有一天，上班看到雅雅蒂难得工装整齐、一本正经。原来是他开了几个月的一套模具今天上压床试车。要将铝片通过压延成型，再开框切边，变身“小火表”的外罩（我们厂是华东地区几乎唯一的供货者）。他的师傅是车间黄主任，过来压着阵。

试车出了点问题，拉毛刺，还有可能压出裂痕。几百斤重的模具被推回钳工组返修，黄师傅指着，雅雅蒂抡铁锤、动锉刀、推油石，全神贯注，哪敢说笑。试车持续到第二天中午，雅雅蒂满头大汗回到组里，将一串用铁丝缠着的铝罩样坯丢上台面，自己瘫坐在凳子上。“成了？”“成了！”突然他一下子站起来，抬手挥挥，喊着“买糖，买糖”。我知道，这一次，他一定是跟自己赌上了。